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欽定神經傳說卷一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六

齊一之八

集傳 齊國名

司馬氏遷曰。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司馬貞注。臨淄城南有天齊泉。五泉

竝出。有

異於常。

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

孔氏穎達曰。爽鳩氏。司寇

也。少皞以鳥名官。其

人之名氏。則未聞也。

在禹貢為青州之域。周武王

以封太公望

王氏應麟曰。地理志。成王滅蒲姑。以封師尚父。注。武王封太公於齊。初未

得爽鳩之地。成王以益之也。左傳曰。晏子曰。昔爽

鳩氏始居此地也。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姑

氏因之。而後

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

太公因之。

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

孔氏穎達曰齊世家云呂尚者

其先世爲四岳封於呂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獵遇於渭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太師武王平商封於營邱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多

歸之故爲大國

輔氏廣曰地理志言太公以齊地負海爲鹵少五穀而人民寡廼勸

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管仲又設輕重之權以富國故齊人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以是言之則所謂工者女工爲多然至田齊時臨淄海岱之間爲一都會其中具五民服虔以五民爲士農商工賈則或百工皆具焉今青齊淄

莊持

濰德

棣等州是其地也

皇輿表青州。今青州府。齊州。今濟南府。淄州。今淄川縣。濰州。今

濰縣。德州。今陵縣。棣州。

今樂安縣。竝隸山東。

集說

鄭氏康成曰。武王封太師呂望於齊。地方百里。都營邱。周公致太平。敷定九畿。成王用周

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齊人變風。始作。○孔氏穎達曰。魯爲季札歌齊。曰。美哉。此詩皆云。刺彼云。美哉者。以雞鳴有思賢妃之事。東方未明。雖刺無節。尚能促遽。自警。詩人懷其舊俗。故有箴規。季札美其聲。非謂詩內皆是美事。○嚴氏粲曰。政令僅行於郊畿。而畿內之鄭。亦自爲列國。王室之微甚矣。於是乎齊始霸。故王鄭之後。次以齊也。子夏言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皆淫於色而害於

德齊亦二南之變也。○熊氏禾曰。齊乃東方形勝要害之地。世號爲東西秦。秦得百二。齊亦得十二。蓋可見矣。大抵齊地富強近利。故孔子謂齊變而後至魯也。

附錄

許氏謙曰。東至于海。北至于無棣。索隱曰。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

雞既鳴矣。朝音潮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集傳

賦也。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

君曰。雞既鳴矣。

陳氏子龍曰。劉向云。雞者。主司時起居人。管輅別傳。雞者。兌之畜。故太白揚輝

則雞鳴。

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其

實非雞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

段氏成式曰。蠅類有蒼者。聲雄壯。負金者。聲清。

聒其聲在翼也。○蔡氏卞曰。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

蓋賢妃當夙興之時。心常

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非其心存警畏。而不留於

逸欲。何以能此。故詩人敘其事而美之也。

集說

毛氏萇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鄭氏康成曰。雞鳴朝盈。可以起之常禮。夫人以蠅聲為雞

鳴。則起早於常禮。敬也。○孔氏穎達曰。夫人御於君之禮。犬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鳴玉佩於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犬師告之。此夫人自聽雞鳴者。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也。○李氏樗曰。雞鳴之聲。與蒼蠅大小不相類。而乃聞蠅聲以為雞鳴者。志之所在。惟恐其失時也。

金言詩經傳言卷之二

○東方明叶謨郎反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同月

出之光

集傳 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

集說 毛氏萇曰。東方明則夫人纓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鄭氏康成曰。夫人以月光為東方明則

朝亦敬也。○孔氏穎達曰。上章言朝既盈矣。謂朝已有
人。君可以起。此言朝既昌矣。謂盛於盈時。羣臣畢集。故
君可以聽朝也。○輔氏廣曰。一章疑於耳也。二章疑於
目也。古之賢妃。進御於君。當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
於耳目聞見之際。疑其似者。而以為真。玩繹其辭。則其
戰兢警惕。真有臨深履薄之意。至誠所感。則其為君焉
有留於宴昵之私者哉。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叶莫會且歸矣。無庶

予子憎

集傳賦也。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甘樂會朝也。○此

三告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哉。然羣臣

之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

并以子為憎乎。

集說毛氏萇曰。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孔

氏穎達曰。上言欲君早起。此又述其欲早起之意。

君若不早聽朝。則事不速訖。罷朝必晚。衆臣憎君。是由我故。故欲令君早起也。○王氏安石曰。甘與子同夢。情

也。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憎。義也。○蘇氏轍曰。予豈不欲與子同夢歟。然羣臣之會於朝者。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是以爲之早作。○姚氏舜牧曰。朝無會歸之理。甚言起不早。臣子之心。將厭倦欲歸耳。○徐氏常吉曰。不曰君之荒於內。而言己之甘於同夢。不曰以君之故。憎我。而反言以己之故。及君。其言溫厚和平。

總論

范氏祖禹曰。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雞鳴爲夙興之節。至於蟲飛

薨薨。則不獨以怠於政事。亦非爲寐之時也。君子之修身。不以有事而早。無事則晏。其興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爲常也。○輔氏廣曰。前兩章。但述賢妃微畏之誠。至末章。方極其情意。以致戒。詩人其亦善於形容諷諫者哉。非誠意有以感之於先。則亦豈能使其君聽信之也。○黃氏震曰。古說皆謂賢妃欲其夫之早起。誤以蠅聲爲雞聲。晦菴云。心常恐晚。聞其似者。而以爲真。至曹氏始謂哀公以雞聲爲蠅聲。嚴氏宗之云。蠅以天將明乃

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蠅聲也。戴氏曰。哀公荒淫。雞鳴矣。乃託辭曰。此蒼蠅之聲耳。東方明矣。乃託辭曰。此月出之光耳。一以爲賢妃之言。一以爲哀公之言。未知孰是。然讀者且當從古說。庶三章之義聯貫。○黃氏佐曰。案三章雖有初告再告三告之不同。然皆一時之言也。首章卽所聞以告君。二章卽所見以告君。三章卽將旦之候以告君。本心常恐晚。故言之複耳。

雞鳴三章章四句

集說

李氏樗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貞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妃。是也。○王氏柏曰。齊詩十有一篇。止雞鳴一篇。爲美詩耳。○劉氏瑾曰。夫爲妻綱。古之人。身修而家齊者。上也。思齊所謂刑于寡妻是也。夫道不足。幸有賢妃助之。

成德者次也。此

詩所述是也。

案序。雞鳴。思賢妃也。後之說詩者。因以人實之曰。哀公荒淫怠惰。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朱子曰。此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蓋以史載哀公被紀侯之譖。為周所害。不聞其有荒淫之事也。故集傳只作古之賢妃。御於君所。其告戒於君者如此。而詩人敘其事以美之。真德秀詩說亦云。指古之賢妃。是當以朱傳為允。

子之還

旋音

今。遭我乎狁

乃刀反

之間

叶居賢反

今。竝驅

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

許全反

今。

集傳

賦也。還。便捷之貌。狁。山名也。

許氏慎曰。狁山在齊地。

從逐也。

獸三歲曰肩

陸氏德明曰。肩。說文云。三歲豕。肩相及者。本亦作豨。音同。○孔氏穎達曰。大司馬云。

大獸公之。七月云。獻豨于公。則肩是大獸。

儇利也。○獵者交錯於道路。且以

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

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

劉氏瑾曰。集傳但言必有所自。蓋不質其為哀。

公所致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子也。我也。俱出田獵而相遭。並併也。併驅而逐禽獸。子則揖耦我。謂我儇。譽之也。譽之

者。以報前言還也。○蘇氏轍曰。言齊人好田。至以還儇相譽。而不知恥之。則荒之甚也。○嚴氏粲曰。國人好田成俗。俱出而相從。既歸而相謂曰。以子之便捷還然。向來遭我於狝山之間。我與子並行驅馬。從逐兩獸。子乃

揖我謂我甚僂利也。以子之能尚且見推。此自矜於其黨。以氣陵之之辭也。○黃氏佐曰。還字與僂意義相照。應輕利由便捷故也。○章氏潢曰。子之還兮。已譽人也。謂我僂兮。人譽已也。竝驅。則人已皆與有能也。詩人直述其詞。不加一語。以致美刺之意。然齊人矜夸之俗。昭然不容揜矣。

○子之茂

叶莫口反

兮。遭我乎狃之道

叶徒厚反

兮。竝驅

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

叶許厚反

兮。

集傳

賦也。茂美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譽之言好者。以報前言茂也。○黃氏佐曰。茂字與好意義相照。應技好由才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狃之陽兮。竝驅從兩狼兮。

揖我謂我臧兮

集傳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

後

孔氏穎達曰。舍人曰。狼。牡名。獾。牝名。狼。獾音歡。

臧善也。

集說

季氏本曰。三章言獸。皆以有力者矜其能也。○黃氏佐曰。昌字與臧意義相照應。藝善由盛壯也。

總論

范氏處義曰。謂便捷之子。茂美而昌盛。相值於山之間。山之道。山之陽。竝馬驅獸。有肩有牡。有狼。從

之曰兩。言非一也。揖我謂我馳。驟之輕利便好而盡善曰遭。曰竝。曰揖。以見從禽者衆。更相稱譽也。○黃氏樞曰。田獵不足爲賢。而謂之賢。驅馳非可爲好。而謂之好。此猶鄭之國人。以大叔之善射。晉御。而謂之洵美且武也。○輔氏廣曰。古者四時各有出獵。所以奉順天時。發抒民氣。而以之習戎事。備典禮也。然田獵不以時。或耽

樂於此則先王必以爲戒。今齊以游畋成俗。互稱譽其便捷輕利以爲美。則其心荒肆而失其是非之正矣。○郝氏敬曰。詩述民間尚勇好勝之習。見化之所從來耳。時雖霸業未興。而功利夸詐已有其漸矣。○姚氏舜牧曰。所尚者弋獵便捷。便見齊俗之急功利。處所遇者相稱譽。便見齊俗之喜夸詐處。

還三章章四句

集說

范氏祖禹曰。表記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國君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爲賢。閑於馳逐爲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慎哉。○呂氏祖謙曰。當是時。齊以游畋成俗。馳驅相遇。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周遷商民。旣歷三紀之後。畢命猶不敢忘其憂。良有以也。

俟我於著

直據反叶 直居反

乎而充耳以素

叶孫 相反

乎而尚

之以瓊華

叶芳 無反

乎而

集傳

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間也。

孔氏 穎達

曰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宇。李巡曰門屏之間謂正門內兩塾間著與宇音義同。

充耳以纁

音曠

懸瑱

吐殿反

所謂紃

音膽

也尚加也瓊華美石似玉者即所

以為瑱也

孔氏穎達曰充耳用素絲為紃以懸瓊華之石為瑱。○紃懸瑱之繩用雜綵線織之。瓊是

玉之美名。華謂色有光華。此石似瓊玉之色。○張子曰

充耳非一物先以纁塞後以玉加之。○朱子曰古人充

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看來是以線穿垂在當耳處

○東萊呂氏曰昏禮壻往婦